

永樂大典

一四

卷〇二〇五 池字

卷〇二八七 辭字

卷〇二九二 辭字

卷〇二九三 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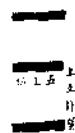
卷〇二〇〇 辭字

上缺一頁

下黃。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威陽之卦。五在否象。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下之事者也。張橫渠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君子之見幾。司馬溫公說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桑之為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張紫巖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大人休否。在未否之前。惟其以大為心而不以一己為心。是以能不忘也。慮亡之誠。念念不置。是寧有過舉者邪。苞桑義見爻辭。郭雍解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於無危亡之患。李衡長海據要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慎。是猶繫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苞叢生也。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號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休息天下之否。以猶鼓於秦。猶入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秦。不可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雖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深根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止可保也。所引張氏曰。其前係根。謂陽為里。傳此否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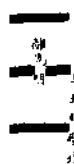
之文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辱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其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光齊之做賊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張南軒說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辟則必思夙吉。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審其亡之戒而繫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李謙齋詳解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五反否為泰之時也。反否為泰宜若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凜凜然有其亡其亡之戒焉。其亡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爲天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蔡節齋訓解釋否九五義。馮椅輒註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爲倚伏。猶陰陽之相爲消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其善。喪厥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陰浸長而上僞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身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爻。

田壽學易踐徑否九五。否之晉。



坤下

坎為險危亡與亂之象 巽為柔



乾上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具治之象

離上

變離之明有安而不忘危存而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上繫于苞桑夫身者國家之泰治亂存亡之所繫尤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以已言也保其存者亡以位言也有其治者亂以時言也三者皆不越乎身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用不利則身不安者常人之所懼用已利而以危亡為心者君子之所獨也故繼之以否之九五易後總義此釋否九五爻義否至上九有致泰之理惟九五陽剛中正恐懼于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標乎不能以一朝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與泰之安於泰而反於否者異矣徐相直說言今日所以傾危者由前日安樂於位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日不保其存也所以今日禍亂者由前日自恃其治也唯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心常畏謹其將滅亡猶繫于苞桑之固也

也張應詒解此否卦九五爻辭演義蘇起翁讀易記此猶乾坤文言之辭

今摘出各附本文之下而爲之解。安不忘危則常安存不忘亡則常存。治不忘亂則常治。今苟安其位而不慮危。粗守其存而不慮亡。妄有其治而不慮亂。則危亡與亂隨之矣。故易有先事之慮。而曰其亡其亡。其亡安得如繫于苞桑之固乎。未亡而曰其亡。憂之深也。憂深則思遠而無危亡與亂之患矣。非休否之大人安能及此。桑乃扶條堅韌之木。言繫之不易拔也。陳

易編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以其位之可安而不知戒故危。亡者

保其存者也。亡者以其存可常保故亡。亂者有其治者也。亂者自有其

治。如有善之有故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止繫于苞桑。此引否九五

文辭而釋之也。否至于五將休息而致于泰。其亡其亡戒不敢忘亡也。繫

于苞桑。雖繫于叢生之桑而堅固也。懼否之後來而爲戒也。子曰

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論否九五之義。其亡其亡憂懼常如將

亡。臨深履薄之意。繫于苞桑。深戒固守之謂也。吳澄纂言此節釋否九五

文辭。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漂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

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

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文

辭。亡字。失物之亡。傳所謂亡。亡國亡家之亡。按繫解傳明中古聖人憂患

之意而蔽以一言曰其辭危此傳於乾坤二卦外擇諸爻之辭而首及危之一字天子之意亦文王周公之意與俞琰集說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爲位可恒安也所以戒亡者自以爲存可恒保也所以獨能者自以爲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

身者也李恕易訓否之九五以剛中居尊位故能體天下之否以循致於

泰然猶未離否也故爲之戒曰能慮其危乃所以安其位能慮其亡乃

所以保其存能憂其亂乃所以有其治故古之人君居安思危居存思亡

居治思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故否之九五常慮否之復來而曰

其亡其亡其亡矣則其固如繫于叢生之桑趙珪解夫子言人之危者因自

安其位以爲常安而弗思所以危也亡者因自保其存以爲常存而弗慮

所以亡也亂者因自有其治以爲常治而弗圖所以亂也故君子居安思

危處存慮亡至治圖亂是以其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也易否之九五群有

曰其亡乎其亡乎固繫之于苞桑言能思患而豫防則可免危亡也解家

精義大義家謂惟其防患之意深固其保治之本固聖人於否之九五深

明之郭壽解此否九五之文辭也。此聖人嚴其辭於知誠而不諉之數也。朱祖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否卦爻辭云。危者安其位者也。忘中憂其危。險則能安居其位。亡者保其存者也。心中慮其滅亡。則能保守其安存。亂者有其治者也。心中戒其禍亂。則能有其平治。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雖安而不忘其危險。存而不忘亡。雖存而不忘其滅亡。治而不忘亂。雖治而不忘其禍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所以身得安居而國家可以永保。易曰。易書云。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否卦九五爻辭。謂心中慮其滅亡。必欲維繫于苞桑深固之地。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

程子傳見鼎九四爻。朱子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韓康伯註重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出鼎卦。陰德明。音義折足之設。切覆公方六切。餗音達。馬作粥。形渥於角切。不勝者升。孔穎達正義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過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故有折足之凶
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渥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
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李鼎祚集解子曰德薄而位尊虞
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小而謀
大虞翻曰兌為少知乾為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力小而任重虞
翻曰五五初體太過本末猶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亦重乎
鮮不及矣虞翻曰鮮少也反於刑矣所引此語是曰見前曰義集
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鮮不及矣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司馬溫公說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喪國亡家張紫巖
傳子曰德薄而位尊上言不勝其任也自昔居台鼎之位德知力三者一
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宰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智則不
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
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德其貴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而又
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五兌兌毀力少也郭雍解道之用無
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
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

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李
何義海撰受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所
引孔穎達正義。前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
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而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
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餽。餽鼎實也。
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
甚也。其形渥。謂報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止任也。蔽於所杜。德薄智
小也。所引張氏曰。凡前條所引。皆萬里傳此鼎九四之文辭也。德之薄
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
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貧位
而不量已過。水而不勝任。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
也。鼎足之踣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餽。敗己之身者。乎足之
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餽之覆。使何事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張南軒說古
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際。必自揣其才力。可以勝其任乎。然後庸人君顧
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
大。力少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流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

矣。陳深讀易編子曰：德薄而位尊，鮮不及矣。言少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也。四以陽居陰所立之地，弱鼎折足之象。陳普解子曰：德薄而位尊，言不勝其任也。論鼎九四之義，吳澄纂言此一節釋鼎九四爻辭，九四陽董離體而與初正應，陽剛有德者也，而居柔則其德薄矣。上體而逆君，則其位尊也。離明有知者也，而來中則其知小矣。三往而大烹，則其謀大也。德知在己，力資於人者也。初六正應而柔體，則其力小矣。鼎重器而有公餗實之，則其任重也。有大德者，職位可以尊，德薄則不足以稱其位矣。有大知者，圖謀可以大，知小則不足以周其謀矣。有大力者，負任可以重，力小則不足以勝其任矣。德不稱其位，知不周其謀，力不勝其任，則鮮有不及禍者。程子曰：四下應初，初陰柔不勝任，猶鼎之折足，覆公上之餗也。澄按釋爻辭，取力小而任重之義，因及前二句，爾。俞琰集說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俟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實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引陳深讀易子以見前張揚子說。李起易訓古人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若位踰其德，謀踰其智，任踰其力，則少不及禍矣。鼎

九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也。而四用之。故不勝任而至於折足。以覆公之餗。食。大臣之任人如此。可愧之甚。至於形淫而報淫。其凶可知。趙主解太子言德重薄而在上。信。知識小而謀大事。氣力小而任重負。鮮有不及敗事者矣。易鼎之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謂九四信初六而重任之。故不勝其任。乃有鼎折足而傾覆公上所食之餗。其形淫然而濡濕。所以此言小人非才貪居尊位。自取敗也。董真卿曾通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楊氏萬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解蒙精義大義先儒曰。否之九五。著其亡之戒。使後之為君子者常存其不忘亡。危不忘亂之心。而後常存常安而常治矣。鼎之九四。示覆餗之戒。使後之為臣者知德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謀大焉。力小而不敢當重任。則無致敗人家國事矣。大傳舉此二卦。以示萬世為君臣者。各知其義。則知為君蓋君道。知為臣蓋臣道。不亦善乎。蒙謂取柔弱之才。以勝重大之寄。其不至

下缺